

□ 乡土杂谈

## 泰山提水随想

● 新生

泰山,除了人文、自然风光外,让人们留下记忆的事还有很多很多……比如,泰山挑夫。自古以来,山上所需无不需人工靠双肩挑上山去,包括用的、吃的,甚至盖房子的一砖一瓦。现在有了运载的索道,挑夫这一行当才渐渐的少见了。

这次我来泰山,发现泰山又多了一道风景。每天从早上天不亮,一直到傍晚,甚至是深夜,每条上山的路上,都是络绎不绝的去取山泉水的人。尤其是清晨,天刚微微亮,上山的路上来往不绝的人流中,大多是去取山泉水的。我下榻于进山口的天外村,早晚散步混在这支取水的人流中,总令我感到震撼。

去取山泉水的人自然多为泰城里的居民。据当地的人介绍,仅泰山南麓有名的取水地就有:竹林寺、黄

溪河、无极庙、王母池,等等。

基于人们对自来水质的种种疑虑,城里乡下都更信这山泉水了。因此,有的人就私设了泉水售卖点,有甚者私自掘井售水,把泉水这项公共资源据为己有。针对此乱象,当地政府对沿环山路非法开采、售卖山泉水的行为,进行了整顿和规范,有50余处卖水点被关停。对提水的运载工具以及方式等也作出规定:凡进山提水的人要一律提桶进山;凡用扁担挑水的应改为手提,以避免通行隐患。这些规定出台了,摩托车、电动车和肩挑的现象不见了,但自制小四轮手拉车、自行车拉水的还是有的。

周日我徒步去了黑龙潭上边的长寿桥,恰遇一小伙从龙潭一处泉水点取了两大塑料桶水,每桶都在

30斤以上。他先从山谷中将水提上百米高的马路边,然后他一手提一个桶艰难地向山下走去。因这两桶水很重,小伙每走一小段路就要停下来休息。从黑龙潭到山外村的进山口,少说也有两千米,且不知他的家住哪里,还有多远。看来,他这整整的一个上午就做这件事了。在他休息的时候,我走近他,与他攀谈起来。我问,这么远的路提着两只很重的水桶,怎么不用运输工具?政府有规定,我是泰城的人应自觉遵守,小伙儿爽快地回答。我又问,提水干什么用?小伙说:用处多着呢!这水泡茶,茶香味美,口爽怡人,格外润泽肺腑;用这水煮饭,小米易烂,汁粘细滑,香口养胃。我们泰山人,自古以来就爱这山泉水。听着泉水从石上流过,

就如同流经心;这山泉水汇成小溪,哗哗的流水声,如同歌唱,仙乐缥缈。泰城人爱山,更爱这山泉水。小伙儿讲得有滋有味,滔滔不绝,我听得如醉如痴,当我从美妙的遐想中回过神来,小伙已经走出好远了。“我是泰城的人应自觉遵守!”小伙的话音犹如钟鸣,让我想起我们多少城市儿女,都在自觉维护着一城一山一水。小伙的话语诠释了为什么泰山人这么喜爱山泉水,小伙的提水精神更见泰城人爱泉水不是一般。

泰山是座蜚声中外的名山,不说它的雄奇峻拔,峰峦叠翠,奇石异松了;也不说从古至今多少文人骚客,留墨题刻;更不用说历朝历代皇帝封禅,登临东岳,留下多少人文典故,使泰山成为自然之山,

更是人文之山!单单说这泰山的泉水,就令人十分惊奇的!从山脚下,到半山腰,再到山顶,山有多高,水有多高。

从泰山人取水之盛况,我联想到我们的济南,它地处泰山之北,泰山丰富的泉水流淌到济南的地下,然后又咕咕的流上了地面,以至形成了趵突泉、黑虎泉、珍珠泉等72名泉,又有章丘明水的百脉泉,加上南部山区的百多个名泉,多少泉水汇入了大明湖,流进了小清河,最终注入了大海。这么好的泉水,年年月月静静地悄悄地流去,让人感觉甚是可惜。而今,人们花钱饮用着黄河水、长江水,而且这水远远比不上泰山流进济南地下的泉水,我想何时能让居民也喝上这泉水呵!

## 敬老的传承

● 杨秀梅

我的外祖母是从旧社会走出来的童养媳。那一年,我的曾外祖父因参加抗日活动,被日本鬼子活埋。我的曾外祖母迫于生计,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外出乞讨,路过一户人家时,看到他们家尚有几亩薄地,勉强可以糊口度日,便把我十一岁的外祖母留下来做了童养媳。

“童养媳”这是万恶的旧社会的产物,好在我的外祖父家崇尚礼,一直秉承着“父慈子孝、兄谦弟恭、互敬互爱、家道和兴”的家训,外祖父母相敬如宾。

我的母亲秉承了外祖父的家训,自嫁给我父亲后,上敬公婆,下谦弟妹,可是我的奶奶却有着“五十年的媳妇,熬成婆”的思想,吃饭从来不让母亲上桌,只让她吃些残羹剩饭。对于这些,我的母亲都默默地忍受了。倒是父亲不忍母亲受苦,在我十三岁那年,将家从农村搬了出来。母亲的好,是在我的二叔也娶亲以后,奶奶才悟出来的。记得那一年,母亲病了,只好打发我跟弟弟去乡下看望奶奶。

记得那一次奶奶拉着我跟弟弟的手,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亲昵。她絮絮叨叨地说:“还是恁娘好



啊,从来不跟我顶嘴,我说什么就是什么,有什么好东西先送给我,哪像恁二婶,说话从来不饶人,闹得家里整天鸡犬不宁……你们回到家,就替我向恁娘赔个不是,我真不该那样对她……”临走,奶奶又颠着小脚,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。

没想到,这竟是我们与奶奶的最后一次见面。奶奶最后的话给了我那至孝的母亲最好的安慰。

三姨是外祖母最小的女儿。她结婚的时候,我的外祖父母都已去世,但三姨照样传承了良好的家训。三姨的婆婆卧床多年,一直都

是三姨在床前伺候,端屎端尿,一直到老人去世。那时候,她的公公不过六十来岁,恋上了外地一个无儿无女的寡妇,我三姨又精心操持,将老人娶进了家门,无奈却被其他妯娌所不容。老人被迫离开的那一天,我的三姨哭得双眼通红,又给了老人一笔钱和大包衣物,直到把老人送到村口,望不见身影了才抹着泪回来。

后来,三姨打听到老人改嫁的那户人家离她家不过十几里路。三姨就骑着自行车,专程到那户人家去看了看,看到老人在那里生活得很好,一颗心才放了下来。经过此事,三姨的公公有事便只依仗我三姨一家人,后来,干脆在我三姨家住了下来。我三姨不吃苦,不抱怨,得到了婆家上上下下的尊重。

如今的我在敬老院工作已有多多年,在这里奉献着自己的青春,奉献着自己的热血,为人间大爱的篇章增添着美的字符。“问渠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”,母亲家族那以“孝”以“和”为中心的家风家训的传承是我源源不断的动力。

乡间家训家风 征稿  
邮箱: jfjxqz2017@163.com



## 过日子

● 王德亭

家里有一块菜板,因着岁月的打磨,中间已凹出了一个湾,让人想起“弯刀对着瓢切菜”那句俗话。找木工修理一下,这事儿爱人已跟我酝酿了有些日子。国庆长假最末一天是逢三排八的广饶大集,爱人说去趟广饶吧,说不定有卖案板的,说不定人家带着工具呢。

广饶县城已今非昔比,辛(店)河(口)路带动了县城的发展,孙武路两侧高楼成林,俨然一新城矣。集街也由过去窄窄巴巴的破马路,变成了“宽广大”的柏油路。向人打听,才知道广饶“赶会”(多少年前我们这里秋种结束后也赶会——全称“物资交流会”,让累了一季的农人进城稍得放松一下。可是不知从哪一年开

始,赶会销声匿迹了),广饶赶会从前一集起到今集止,我们今天赶了一个尾巴。向人打听卖案板的所在,说往常一日集中在东北角,好找。赶会不知给撵到哪里去了。打听了几个人,好歹在一个院落一角找到了木货市。卖案板的有三家,但像商量好了似的,价钱让人唾舌,还不肯让讨价还价。“一块板”的柳木案板,40X60大小的,少下70块钱免谈,真是老母鸡下蛋——确实(缺食)。但与我们用的合成的菜板相比,高低还是立判的。虽然我们是为了修菜板而来,还是禁不住诱惑,一张“老人头”买了一块新的。

我们曾有一只簸箕,因为亲友讨要,送了出去。后来生活中的不

便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幼稚:住上楼房,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可以声声“拜拜”,比如爱人很喜欢到加工点加工煎饼食用,买来的杂粮总难免夹杂草或砂子需要簸净。住在楼上,借簸箕也成了难题。难怪我们看到一只簸箕一见如故,合集上只看到一只簸箕,70元居然买了。

我们跟一位卖案板、也售撑凳的李姓老人约定,待到六天后的白兔集找他修菜板。一周的时间眨眼就过。到了集日,我电话跟他约好,我们去集上找他。你说为了一快菜板跑几十里路,这趟腿跑得值不值?要我说,有很多东西真不能用金钱来衡量。

我们在大集上找到了老人。他说,你们赶集去吧,等你们回来,

保证你们一个满意。

我们去菜市场逛了一遭儿,回来时,见他正推动刨子将菜板找平。菜板支在车盘上,他在推动刨子,推一推,车身晃一晃,推一推,车身晃一晃。我连忙去帮他。老人已八十挂零,做了一辈子木工。他说现在快做不动了,年轻人没人愿意弄这个。——不是人心不古,他的担忧让我觉得,我们生活中很多珍贵的东西正在失去,而我们却很麻木,麻木的不仅仅是感官,还有心灵。

过日子,对于一个家庭来说,从“小不求人”的立场出发,工具的置备应是“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”。二十多年前,为了买到一只簸箕,我们曾骑车跑四十多里路赶

广饶集,带着一只簸箕,一节橡皮水管回来,像得胜还朝。将东西带到家中,不知什么叫累——那时还年小,累来得快褪得也快。二十多年后,我们有了代步工具,跑几十里路赶个集,那累,与以前已不可同日而语。——日月在时间的悄然流逝中,将我们的两鬓染白。而今,农民的手工制作的工具看涨,一只簸箕居然要200元,还不准还价——可恨我忘了当年那只簸箕的价钱,要不,一比,一定又是一朵奇葩。而我偏偏喜欢这些带“农字号”的工具,着魔似的喜欢——用脱过粒的高粱穗子缚的炊帚刷锅,高粱秆编的盖垫摆水饺,葫芦切半的瓢子舀水或挖面。你该觉得可气吧?

我建议爱人为案板剪彩——“改善改善生活”。她最明白我喜欢吃水饺,两块案板正好派上用场,一块圈面擀皮儿,一块切肉剁馅子。我吃上了水饺,味道嘛,那还用说!